

《漁歌晚唱》

前言：這是五十多年前寫的一篇小品，登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學苑》。已忘了主編是誰，是我先後同窗故友黃湛森（黃霑）還是吳兆朋？近日清理舊檔案，檢出一些當年的《學苑》，復又得淑芬大姐幫忙，重新打印出來。現在選了三幾篇，貼在本欄裏。這是其中的第一篇，寫的是香港長洲的夜景和一段小插曲。六十年代，我早走的愛人晉儀的母家，在長洲的西濱（在繁忙碼頭背後那邊）有一所兩層的小平房。我倆常常在那裏度週末，間中也會帶我妹妹玉蘭、姪子家鴻一起去。一上岸，頭一件事是在埗頭買那些藍色的鹹水螃蟹，那是我們最愛吃的海鮮。

去年夏天有位美國客人告訴我他的一位朋友正在編纂一冊世界搖籃曲集。他希望我為他在這個地方找一些這方面的素材。我說我對這一門一竅不通。他打趣的問了一句：難道你那麼善忘？就告訴我你小的時候聽過的那些吧。我微笑不語。大概他不會明白我的那個微笑，以為也許是東方人的禮貌，當聽不懂對方的話時的一種無語的表示。我不是個善忘的。腦袋裝不下的有的是，但關在心頭裡去的是絕不會給時間沖洗掉的。要是我曾在媽媽的懷裡聽過一兩句歌謠，恐怕我也不會忘懷的。可是我到八歲時還不知道誰是我的生母，直到如今我仍未叫過一聲媽媽。我不能叫這位客人失望的。我答應他到離島近郊一帶跑跑看。

長洲是個好去處。我尤喜愛那位在市心對開的小埗頭。像個歌女似的，日間不大為遊人注意，晚上卻特別誘人。埗頭的脊線，豎起一丁字型的橙柱。燈亮了，金黃色的，不太光，不太暗，很溫和。上邊

沒有頂蓋，只有那低低的，黑漆漆的天空壓在上頭。年夜時，行人差不多沒有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尖端那個木牌。木牌上寫着：明晨五時開往香港。在開船前的一兩個鐘頭，相信再沒有什麼載運來了。船夫。腳夫都齊齊打瞌睡了。

長洲是沒摩托車的，夜了，連輪船的汽笛聲也不叫了。經過了竟日的喧鬧，這小埗頭便在這寧靜的時刻浮然出來，獨佔了整個長洲的風光。或許有時會察覺有漁人慢舟而過，帶來了十數響擊水聲。他們拿木槌擊水，把魚兒趕向網邊游。這時候站在埗頭上，你會說，這一片寧靜不是死寂，這寧靜是有節奏的。

同行的拿出畫板來，想畫幾個速寫。但時間不許我們戀棧，我們急急的叫了一艘小艇採謠去。捕魚的要找個好魚場，我們呢，也得混進艇上人家裡去了。

說在爐峰山下採謠，相信定必惹人發笑，這比姜公獨釣還難呢！但笑罵由人，書獃子念西遊，也總算紙上見過如來。當晚編成了這一首：

月亮水裏開了花，

星星顆顆發了芽，

睡吧睡吧小娃娃。

小娃娃，快睡吧，

月亮河邊來洗臉，

星星愛睡江上眠，

睡吧睡吧小娃娃。

小娃娃，快睡吧，

星星怕冷把雲牽，

上下銀河頓不見，

睡吧睡吧小娃娃。

小娃娃，快睡吧，

波平浪靜搖籃定，

眼兒晶晶轉不停，

睡吧睡吧小娃娃。

小娃娃，快睡吧，

你想什麼媽會猜，

媽向左搖你右搖，

睡吧睡吧小娃娃。

小娃娃，快睡吧，

左搖右擺輕弄槳，

搖籃婀娜入夢鄉，

睡吧睡吧小娃娃。

本來不僅這一首的。在同程中，快到小埗頭時，有一小艇迎面駛過，搖着槳的那個婦人正哼着土謠。我急忙叫艇家跟着她，可惜她人少舟輕，很快的便給她掉在老遠的後頭了。只錄得這幾句。

風不怕，雨不怕，
最怕大來似爸媽，
爸爸是個窮光蛋，
媽媽是個母夜叉。

我依稀聽到她繼續唱下去，可是大好的歌詞一字一字的漏進朦朧的海灣裡去了。

沒有多大的收穫，也得向那位客人交待的。我把這些小調片段翻譯給他聽，他微笑着向我說聲謝謝。這回是我不大了解他這神秘的微笑了。

原載香港大學《學苑》一九六四年九月第一號